

直隶澧州志

下

澧县档案馆整理翻印



直隸澧州志

。



目 录

卷二十 (《艺文志》一)

天 章.....	(1)
表 疏 咨.....	(10)
移 详.....	(12)
申 文.....	(14)

卷二十一 (《艺文志》二)

文 (记)	(16)
-------------	------

卷二十二 (《艺文志》三)

传.....	(43)
记.....	(48)

卷二十三 (《艺文志》四)

序.....	(81)
引.....	(96)
文.....	(101)
辨.....	(103)
赋.....	(107)
连 珠.....	(117)
箴.....	(118)
铭.....	(119)

卷二十四 (《艺文志》五)

五 古.....(122)

七 古.....(135)

五 律.....(149)

卷二十五 (《艺文志》六)

七 律.....(160)

五 排.....(192)

五 绝.....(194)

七 绝.....(196)

集 句.....(200)

回文 词.....(202)

二十六 (《杂类志》)

摭史事.....(205)

纪 闻.....(210)

辨 讹.....(214)

丛 谈.....(224)

田赋说.....(226)

附

《直隶澧州志》整理翻印后记

《直隶澧州志》卷二十

《艺文志》一

《楚辞》虽变三百篇音节，而性情忠厚悱恻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大与变雅相似，实为南国文章之祖。读沉有芷、澧有兰，望浔阳极浦诸篇，尤于澧境山川草木三致意焉，乃知澧固三闾大夫被发闲游素所往来地也。厥后车武子之好学，李文山之善鸣，相继而起。柳子厚云：“南州之美，无过于澧。”今虽不多觐矣，而艺文之散在田野及见于他篇者，犹可采而志焉。夫艺文者，载道之器，言而无物，犹饰虚车耳。兹所裒集，皆择其关于世道人心，而于澧之政事、人民、山川、风俗有考焉。其流连光景，自适其性情者不录，以类次为各条如左。

天 章

《六经》有《书》，以道政事。《谟》《命》《誓》《诰》，煌煌册府，吕伯恭拟之作《大事记》。而《春秋》所尚，尤在辞令。后世亦有一纸书贤于十万貔貅者，国家是非、闾阎休戚胥系焉。天下之文章盖莫大于是矣。故采历朝诰锡命，为澧艺文冠；而贤守令之敷陈，郡人士之叩请，仰达天聪，宏神时政者汇附焉。

敕封洞庭神文（康熙十八年）

维康熙十八年，岁次己未七月壬申朔，祭日壬子。

皇帝遣礼部主事加五级鲍复业致祭于洞庭湖之神，曰：朕维景运长隆，允藉百灵之助；神明效顺，聿修咸秩之文。是以诗诵怀柔，礼敦禋祀，緼絜祭义，胥答鸿庥。况乎肆征不庭，佐国威于何赫；深入其阻，彰神怒之式凭；幽赞聿昭，褒称宜懋。惟神德符，河海秀结东南，纳三峡之洪流，汇九江之殊派。膏吴润楚，普美利以成能；浴日含云，协太虚而敷化。粤自唐、宋，历被崇封，及我国家，弥宣伟绩。顷者逆氛未靖，天讨用加，地当师旅之屯，众赖精英之祐，阅时八月，波浪无惊，俾我六军，舳舻共济，坚城立拔，余孽宵奔，眷言挹伐之奇勋，实属神功之丕显，特申昭告，式考彝章，封为洞庭之神，载诸祀典。神其永膺嘉

号，配岳渎而皆尊；益著贞符，格馨香而勿替。专官告祭，惟神鉴知。

渝州县官爱民供职（雍正元年）

朕惟国家首重吏治，尔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，吏治之始基也。贡赋狱讼，尔实司之，品秩虽卑，职任綦重。州县官贤，民则先受其利；州县官不贤，民则先受其害。膺兹任者，当体朝廷惠养元元之意，以爱民为先务，用察藂屋，绥辑乡闾。治行果有其实，循卓自有其名，非内聚贿而外干誉，谓之名实兼收也。全省吏治如作室然，督抚其栋梁也，司道其垣墉也，州县其基址也。《书》云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此所以固邦本在吏治，吏治之本在州县。苟州县之品行不端，犹基址不立，则室不固，庸有济乎？

皇考临御六十一年，灼知州县之重，特行引见咨询周试，至详至慎。其有廉能之员，每不次超擢，以示鼓励。今海内群黎皆皇考所怀抱也。朕膺宗社重寄，思续皇考之治功，惟尔诸臣，俱有父母斯民之责，其为朕之基址，以固邦本焉。诚能竭己奉公，实行尽职，一州一县之中，兴仁兴让，教孝教忠，物阜民安，刑清讼简，朕将升之朝廊，用作股肱。如或罔念民瘼，恣意贪婪，或朘削肥家，或滥行逞虐，或借刻以为清，或恃才而多事，或谄媚上司以贪位，或任纵胥役以扰民，或徇私逞欲以上亏国帑，王章具在，岂尔贷与？更有任州县时，私肥已橐，而漫云且俟显要方立名节者，其与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异哉！至于钱粮，关系尤重，丝毫颗粒，皆百姓之膏脂，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，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。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，皇考示谕在廷，不允其请，尔诸臣共闻之矣。今州县火耗，任意加增，视为成例，民何以堪乎！嗣后断宜禁止。或被上司察核，或被科道纠参，必从重治罪，决不宽贷。夫欲清亏空之源，莫如节俭正直。节俭，则用无不足；正直，则上官不可干以私。若朘小民之生，以饱上官之贪欲，冒不测之罪，以快一时之奢侈，岂砥砺廉隅为民父母之道乎？尔州县等官，其恪供乃职，毋貽罪戾，毋谓地远官卑，朕不及察其贤否也。特谕。

谕督抚牧令劝课农桑（乾隆二年）

昔者虞廷咨牧，食哉维时，而百揆奋庸之后，即命弃以播时百谷，礼、乐、兵、刑，皆在所后。良以食为民天，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，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，而耕九余三，虽遇荒

年，民无菜色。今天下土地，不为不广，民人不为不众，以今之民，耕今之地，使皆尽力焉，则储蓄有备，水旱无虞。乃民之逐末者多，而地之弃置者亦或有之，纵云从事耕耘，而黍高稻下之宜，水耨火耕之异，南人尚多不谙，北民率置不讲，此非牧民者之责，抑谁之责与？今之督抚于地方命盗等案，或官方吏治、兵制夷情，能尽其心者有之，其以身为之倡，课百姓以农桑本务者谁也？得毋与虞廷命官之意相左乎？朕欲驱天下民，使皆尽力南亩，而其责则在督抚牧令，必身先化导，毋欲速以不达，毋繁扰而滋事，将使逐末者渐少，奢靡者知戒，蓄积知劝。督抚以此定牧令之短长，朕以此课督抚之优劣。至北五省之民，于耕耘之术，更为疏略，是以一谷不登，即资赈济，斯岂久安长治之道？其应如何劝戒百姓，或延访南人之习农者以教导之。牧令有能劝民垦种，一岁得谷若何，三岁所储若何，视其多寡为激励，非奇贪异酷极昏极庸者，毋轻率劾去，使久于其任，则与民相亲，而劝课有成，将见俗返淳朴，家有盖藏，然后礼乐刑政之教可渐以讲。著该部即会同九卿，详悉定义以闻。此谕。

御笔仿李迪鸡雏待饲图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一日）

奉上传，昨颁赏直隶省督抚《御笔仿李迪鸡雏待饲图》墨刻各一分，盖因朕轸念民依勤求抚字即雏哺之征，寓牧民之旨，是以特加摹勒，普行颁赐，非徒以几余游艺留情于绘事诗章，仅令各督抚珍藏宝玩已也，实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，时时以保赤为念，遇有灾赈事务，实心经理，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，庶几视民如子，克称父母斯民之责。凡身膺民牧者，并宜咸喻斯旨，承宣德意，方为仰副朕怀。着各督抚于接奉后，触日警心，勿仅视为寻常诗画，并照式多为摹刻，遍及藩、臬、道、府各州县等俾知，留心民瘼，勉奏循良，以期无负朕教海勤拳至意。将此通谕知之。钦此。

御书遇变罪己诏（嘉庆十九年奉颁墨刻）

朕以凉德，仰承皇考付托，兢兢业业，十有八年，不敢暇豫。即位之初，白莲教煽乱四省，黎民遭劫，惨不忍言，命将出师，八年始定，方期与吾赤子永乐升平。忽于九月初六日，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，由直隶长垣至山东曹县，亟命总督温承惠率兵剿办，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。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，祸起萧墙，天理教逆匪七十余众，犯禁门，入大内，戕害兵役。进宫四贼，立即捆绑；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，朕之皇次子亲执鸟枪连

毙二贼，贝勒绵志续击一贼，始行退下。大内平定，实皇次子之力也。隆宗门外诸王大臣督率鸟枪兵，竭二日一夜之力，剿捕搜拿净尽矣。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，定鼎燕京，列祖、列宗，深仁厚泽，爱民如子，圣德仁心，奚能缕述！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，亦无害民之虐事，突遭此变，实不可解。总缘德凉愆积，惟自责耳。然变起一时，祸积有日，当今大弊，在因循怠玩四字，实中外之所同。朕虽再三告诫，舌敝唇焦，奈诸臣未能领会，悠忽为政，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，较之明季挺击之案，何啻倍蓰！思及此，实不忍再言矣。予惟返躬修省，改过正心，上答天慈，下释民怨。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，则当赤心为国，竭力尽心，匡朕之咎，移民之俗；若自甘卑鄙，则当挂冠致仕，了此一身，切勿尸禄保位，益增朕罪。笔随泪洒，通谕知之。

御书尽心竭力，仰报天恩谕

九月十五之变，史册所无，我君臣相率怠玩于平时，方罹此重罚。幸承天祖垂佑，雷厉风行，大逆立诛，余邪渐熄；若仍诸事怠忽，苟且依违，是自作孽，不可活矣。只知私家为重，国事为轻，诚昏愚之极矣。有国然后有家，国破家岂能存？保国斯能保家，一定之理也。为今之计，密访以涤其源，安良以杜其慝。譬诸虎狼噬人，焉能绝其种类？曳尾潜逃，亦可网开一面矣。以仁心化天下，尚有此等逆徒，若专事残暴，祸不旋踵而至？上苍断不保佑，可不畏乎！自今各思尽心竭力，保国保家，平日恩怨，勿借此有事之秋，先图报复。先公后私，正心为主；先本后末，安民为急也。邪教之起，匪伊朝夕，操刀犯阙，诡计有年，州县惧干处分，隐忍姑容，养痍貽患，至于如此！试问地方大小官员何国之人，则曰大清国之人也；问其禄，则曰君上之赐也；问其职守，则曰我不知也，或曰与我何涉也。朕用是寒心；况本无才德之主，而庸碌者居半，实心保国之臣，力不能敌，深可悲也。诸臣各尽乃心，各竭乃力，办实事与朕看，庶几仰答天恩，转祸为福，在此寸心耳，勉听朕言，愿同朕志，特谕中外文武知之。

报天恩、肃吏治、修武备谕

天佑我国家，迅雷除贼，大逆立擒，枪毙逾垣之盗，雨熄举火之谋，余党全诛，无一幸免。朕遭非常之大变，受非常之天恩，警惧之余，益深乾惕，敬同内外诸臣，洗心涤虑，尽

心尽职，仰答昊慈，以迓承平之福，念兹毋忽，予之至愿也。奸民以教诱人，邪说充塞，积有年矣。直隶、山东、河南，自督抚至州县，岂尽聋瞽乎？缘私心太重，以致吏治不肃也。大吏待属员，明以奔竞为才能，暗以苞苴定高下，遇一公务，彼此推诿，各顾处分，上下回护，所办无实政，所议皆游辞，良知泯而利心深，恋人爵而轻天爵，小事吹毛以求疵，大事养痍而貽患，丛脞疲玩，怠惰因循，吏治之坏，至今极矣。逆贼窃视，官庸吏玩，至于如此，有何畏惮顾忌乎！始则敛钱聚众，官吏不办；终则揭竿肆逆，官吏不知。若非天佑，尚可言哉！朕无知人之明，乏驭世之才，屡申劝诫，徒费苦心，依违迁就，习与性成，事前则漫无觉察，临事则张皇失措，事后仍漠不关心，皆朕不德之所致也。诸臣各勉致君泽民，扬名后世，切勿视此朱谕又不领会，相率颂扬，具摺了事，真不知朕之苦心矣。九重皋应何等尊严，八旗守卫何等雄壮，岂有数十逆贼，哄然直进，官兵空手遮拦，立被杀害？皆由经年累月不修军器，弓无弦，矢无镞，刀枪钝敝，火药潮湿；日前击贼，皆用瓦砾，言之可羞；军威不振，毫无纪律，此皆管兵大臣之咎，亦朕误用之过也。逆贼盘踞京畿，伏藏禁闕，官吏废弛，兵丁怠惰，军器无用，皆见惯之事。是以大逆林清，自六月至九月，毫无顾虑，公然布置，勾结为奸，竟无一人举发，诚怪诞之极矣。近日言事诸臣，可采用者，立见施行；留中不报者，实不行者也。若显斥其非，又以朕为拒谏。为君难，至朕尤难；为臣不易，诸臣未必能留意体会，亦太觉容易矣。惟祈上天启迪藐躬，用股肱心膂之臣，同心协力，挽回污俗，庶几补救于万一耳。特谕。

御 制 原 教

古先圣王，敬敷教化，君臣父子，夫妇昆弟朋友，秩然定分，不可紊也。德礼以道之，政刑以齐之，日用饮食之间，无非教也。孝弟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为教之大纲；士农工商，各勤其业，渐臻于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，共成熙昊之世，此教之效验也。承平日久，生齿日繁，物价腾贵，游手之民，不遑谋食；加之以官多疲玩，兵尽怠惰，文不能办事，武不能操戈，顽钝无耻，名节有亏，朕遇斯时，大不幸也。中外已成痼疾，自不知教，焉能教人，而邪教从此而起矣。始以造福逃劫，引诱痴愚；终归于灭绝人伦，谋反大逆。因邪教聚不逞之徒，肆行无忌，恟不畏死，虽严刑峻法，视为泛常，奈何风俗颓坏至于此极，岂不痛哉！盖由朕乏知人之明，而又心存姑息。去位复用者，指不胜屈，以致寡廉鲜耻之徒在任者不肯实

心，去任者不知畏惧，以伪乱真，悠忽度日，此实朕德之不修，教之不正。君不正，臣亦多偏，无怪乎邪教接踵而起，皆朕不正群臣之咎，而内外臣工亦各有不能正己之处，焉能去邪黜伪乎？修己以治百姓，我君臣各思奋勉，或可挽回污俗，稍盖前愆于万一耳。奸民倡为邪说，煽惑愚民，其经卷鄙俚不通，俗陋已极，不但诸子百家难相比拟，即佛经道策亦去此远甚。其年号皆前明之时，竟系彼时乱民所造，潜藏穷乡僻壤，未能搜出焚毁，贻害至今日也。去邪教以遏乱，焚邪经以涤源，是在良有司正己率属，诚心化导，使民知正教之益，邪教之害，渐归于伦常礼义矣。邪教惑人，惟一利字，愚民见利忘义，贪利忘害，徇利乱常，趋利迷心，至于罪大恶极，虽死不悟，皆图利耳。诚能实心治民，先养后教，庶民具有良心，断无不改悔之理，是在吾君臣昌明正教，勤政爱民，心诚求之，其庶几乎！

御制行实政论

季秋禁城之变，非浮言泛论所能弭，必以实心行实政，庶几补救于万一也。几暇静思其故，终因穷困而起。始则鼠窃狗偷，继以逾垣肆劫，终于谋反作乱，其心为救急度命耳。加以王畿杂处，不肖混迹，倡立邪教，妄言劫运，揭竿而起，直入禁城，乱民罪大恶极，固不待言；而潜匿近畿，往来约会，自十六年夏季林清即造谋，定于今岁九月十五日起事，先抢宫禁，次劫京城，既得此地，皇上必避往关东，如此逆谋已三年之久，朕竟不能知，实深惭愧，实切痛心。国家设立王公文武大臣以及侍卫章京不下千员，八旗步营将弁兵士几及十万余人，竟无一人出首者。呜呼痛哉！若云实不知觉，是欺天矣。总由泄沓成风，苟且从事，悠忽度日，怠玩居心，视国事漠不相关，积陋习牢不可破，穷本探源，总因予之德薄才疏，心存姑息，永懦民玩，予之咎也。书云：“威克厥爱允济。”传云：“猛以济宽。”欲起废策颓，非共奋精神，大加振作，不可问矣！内外臣工，勿慕虚荣，而貽实祸；勿保一时之爵禄，而遗万古之臭名，尽心致敬，实政力行，激天下忠良之气，挽向来玩愒之风；勿以习俗为不足忧，勿以廉耻为不足惜，民风之醇薄，轨物之废兴，实关系于吏治之勤惰也。礼教既弛于平日，人心久溺于非几，忠孝廉节，斥为腐谈，诈伪刁顽，习为秘计。修礼明教，秉正抑邪，此实今日刻不可缓之急务也。我朝龙兴东海，定鼎燕京，八旗劲旅，一可当百。今居旧土之兵，娴熟骑射，未致废弛；而从居京师者，仅健锐火器二营，日事操演，略觉可观，若前锋护军骁骑诸营，虽有其名，而无其实，军器钝敝，技艺生疏，岁糜帑项，几及百万，

而管理诸王大臣不知教训，不勤练习，除挑补差缺之外，一概漠不关心，实属可诤！予苦口训诲，置若罔闻。呜呼痛哉！无事则安坐而食，有事则潜匿畏葸，试问我八旗子弟有是理乎？然十五日捕贼奋勇，仍藉我八旗子弟，舍身尽力，全数歼擒。不患兵之不精，但虑诸王大臣不以实心行实政耳。诚能勤求家法，率由旧章，简拔俊雄，汰裁冗怯，务使人人知方有勇，能执弓箭刀枪，则处常可壮干城，遇事即成劲旅。屏藩既固，乌有殄行惊师之变哉！望诸臣皆以实心行实政，勤敬公慎，顾惜廉耻，智者竭其谋，勇者尽其力，上报皇天列圣垂佑之恩，下挽愚民流风污俗。佐朕中兴之治，俱为盛世之忠良；补今时之重咎，垂奕代之勋名，是予至愿也。

御制励志诗（丙辰元旦晨）

授玺正君位，从古未有恩，藐躬幸身被，兢业日不遑。勉图政务治，外域沐考慈。新疆久安置，内地生齿繁。良莠从其类，官常多因循，贪得盈胥吏，上行下必循。愚民半徇利，忘害趋污泥。邪说竞纵肆，引诱恶少年，淫荡罔顾忌，百辟疲玩深。尸禄皆浮议，所重己身家。轻视朝廷事，总缘予咎滋，念及只挥泪。为君固极难，为臣亦不易。列圣厚泽长，尽各职励志。

御制化民成俗论

《学记》曰：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乎！”旨哉是言，千古不磨之论也。盖人不学不知道。道者何？天经地义，日用伦常，皆道也。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民之大用也。知者，则为贤臣循吏、孝子良民；不知者，则为贪官污吏、逆子乱民矣。变化气质，养正毓德，舍学无术也。正学兴则邪说熄，官常肃则庶民从。今之大弊，在正学式微，官常疲惰，故邪说日炽，蛊惑乡愚，顽俗固结而不可解者，总由于不学之人过多之故也。人性本善，惟学能导其善。渐仁摩义，教孝教忠，非学不能明德也。废学则为冥顽之民，不习正学必流于邪教矣。如水之就下，不可遏禁，终至泛滥难止，同归于污浊，皆不学之害也。学者知大义，不学者图小利。而不知大义，犯上作乱之徒，皆因利也。利心起而义心失，大害随至，尚不自知，如飞蛾投火，至毁不悟，诚可悯也。见利忘义，皆不学之人也。此类人多，非国家之福也。家有塾，党有庠，州有序，国有学，不可废而不设也，不可设而不学也，不可学而不思也。设官讲学，明正教也。教官之名，岂空言哉！天下未有不可

化之人，未有不能办之事，所虑者皆不尽职；苟且因循，民不能化，俗不能成，坐视流于污俗，不肯援拔，激成变乱，惟以严刑峻法，锻炼株连，波累无辜，流离倾沛。不教而杀谓之虐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三苗尚能感格，况中土之人乎？邪教之本，惟一利字，利心深染，正义全乖，欲格其非心，必自正学始。道德齐礼，有耻且格。是圣王之全体大用，不可不亟讲也。经正民兴，斯无邪慝，君臣各尽其道，士庶各修其业，形端表正，上行下效，庶几移风易俗，返朴还淳，洵由昌明正学始也。甲戌季春，斋居事简，偶读《学记》，有会于心，故中论焉。御笔。

御制因循疲玩论

癸酉之变，因循疲玩酿成也。诏敕论说，几及百篇；朱批奏折，更不能数计也。大旨愿内外臣工，痛改此四字，不存于中，锐意任事，出处语默，动作形容，勇决敢为，毫无迟滞，渐进于治矣。果能正直办公，任劳任怨，以实心行实政，国尔忘家，公尔忘私，怀保良民，惩处邪僻，天下未有不治者也。奈畏首畏尾，患得患失，私念盛而良心蔽，重功名而轻朝廷，懈弛存心，悠忽度日，进思保位，退有后言，欲望郅治化民，岂非北辕适越乎？连岁深感昊慈，直省多丰少歉，全河普庆安澜，民情渐化，讼狱微稀，此诚上帝降康下民沐泽之时也。予益殷保泰之怀，弥切持盈之念，兢兢业业，不自满假，庶几绍我考志，永固丕基。然德薄任重，总赖内外臣工，咸有一德，力除四字。一德者诚也，四字者伪也。君臣交接以诚，辩论以诚，莅政以诚，何患不治乎！若奏对以伪，谈议以伪，治理以伪，终归于乱矣。治乱之机，诚伪所召，大 可 畏 也。已受此害，奚可复蹈耶？咨尔百官，悉听朕言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为一代之名臣，作皇清之梁栋。洗涤积习，察吏安民，虽有潜伏余孽，焉能漏网！若仍前怠玩，辜负天恩，绥屡难期，又伏隐慝矣。盈虚消息之机，念兹毋忽也。

唐宣宗授李群玉校书郎敕

制曰：李群玉放怀丘壑，吟咏性情，孤云无心，浮磬有韵，吐妍词于丽则，动清律于风骚。冥鸿不归，羽翰自逸；雾豹远迹，文采亦奇。信不伤而愈精，能久幽而独乐。念其求志，可以言诗，用是繁维，俾之刊校，可守弘文馆校书郎。

明太祖谕湖广参政杨璟敕（洪武元年）

湖南地接溪峒，恃险负固，叛服不常，宜多方以取之。薄其山寨，绝其樵采。乌合之徒，志在剽掠，既无所得，势必溃散，乘机剿捕，胁从开释，收复镇抚，以绥远人。

又谕杨璟讨澧州慈利县土酋覃堂敕（洪武二年）

蛮贼恃山溪险阻，乘时窃发，出没无常，若诛其党，必深入山谷，损伤士马，所得不足偿所费。今师入其境击之，但使远去，不令出扰州县可也，不必穷其巢穴，更宜约束麾下，慎勿逐利轻动。

又

尔违吾言而妄动，不能平贼，既已失矣，又中其诡计，陷尔之部将，尔之智略何在？今命参议戴德以兵从尔，凡诸小寨，限以日月平之。仍抚绥慈利等处民人，俾其安生，毋致惊疑。若再违朕命，以潞州失利之罪治尔。

赠杨一清前母刘夫人诰命

诰曰：母道关乎伦理，匪前后之有殊；子心切于显扬，肆褒封之罔靳。矧兹懿德，为我孤卿，爰体恳请之情，特示追崇之命，事关风教，恩出常科。尔刘氏乃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吏部尚书杨一清之前母，端良成性，勤俭为家，贤声夙著乎香闺，母道遂征于哲嗣；虽劬劳之未预，实庆泽之攸鍾。任重铨衡，方耸具瞻之望；典隆报答，并推锡类之仁。兹用赠为一品夫人。赍以纶章，岂但九原之慰；锡之制诰，用垂永世之麻。淑灵有知，歆承无斁。（按澧旧志，一清于成化二十三年五月至澧州拜墓，时官中书舍人。此当在后，但碑失年月，不可考矣。）

封毕节监军道郑朝栋诰命

朕惟鬼方夙称险远，控百二之雄关；罗甸极通赤鸟，御万里之要服。自鸛翠归而地利入我版籍，由承平久而戎索荡为具文，时闻戎马之纵横，益虞庙堂之防护；欲恢远馭，必简长材。尔贵州布政使司分巡毕节监军道右参政郑朝栋，蕴藉渊沉，器资宏毅，以子大夫高等历

民父母循良，守尧都而丞豫章，棠芾讴吟于东北，移黎平而治古焚；黍膏汪涉于西南，誉起神君。任膺名宪，爰参方岳之政，出监毕节之军。尔秉国法以销萌，奉官箴而作翰，群寮劾宓，庶务整齐，持衡七萃惟严，张弛并用；按籍两军毕核，茹吐咸宜，遂使汉威赫奔于翠屏，俨树金城之固；皇流倍渥于向水，如巩汤池之形。兹以覃恩，授尔阶中大夫，锡之诰命。于戏！尔地黔蜀接壤，滇缅门户，值苗酋交讧，几作蹂躏之场；且叛服不常，孰受屏垣之寄，险不可恃，谋当豫图，谁谓金瓯之无缺，当思户牖之宜绸。尔终日衣衽，庶遐方烽熄，潜营方略，纾朕远怀。钦哉。

进诗表 唐 李群玉

草泽臣群玉言：臣宗绪凋沦，丘壑贱品，幽沉江介，分托渔樵。伏遇皇帝陛下，运属升平，率土欢奉，沐雨露膏育之化，在薰风长养之间，愿同率舞之诚，远遂越裳之贡。顷以鼓腹勋华之代，怡情林阜之隈，涵泳皇风，殆忘仕进，以致年逾不惑，疴恙暴侵；但虑寒饿江湖之滨，与枯鱼涸鳞为伍，瞑目黄壤，虚谢文明。是以徒步负琴，远至攀下，谨捧所业歌行古体、七言今体、五言今体等合三百首，谨诣光顺门，昧死上进。伏以卿云在天，草木五色；广野之气，烛为祥烟；熙熙含生，尽跻寿域；白日停午，物无斜阴。方今凤后提衡，庶尹咸秩，言语侍从之列，皆严、徐、班、马之伦，凡在墨客诗人，歌咏声明文物不暇，何有讽刺兴于笔端。臣所贡前件歌诗，以居住沅湘，宗师屈宋，枫江兰浦，荡思摇情，芜秽之词，过于乔野。天文不到，徒窥星汉之高；沧海攸归，岂阻潢污之陋！然则炊桐不爆，俄成曲突之烟；埋剑无光，永作幽泉之铁。巴濮下调，尘触天听，蝼蚁之微，伏待刑戮。谨拜表陈献以闻，无任焚灼陨越屏营之至。

分棚疏 薄有德

题为事有裨于学政，亟陈管见，以昭画一，以广皇仁，以宏作育事。窃臣一介鄙儒，识见庸陋，荷蒙皇上简命湖广学政。任事以来，朝夕冰兢，深惧不能称职，每按临一府，矢公矢慎，力拔孤寒，清除积弊。考试之暇，凡有关于学政事宜，靡不留心体访，冀尽弩骀之力，少报高厚之恩。今湖南、湖北岁科两考已竣，届期报满，所过地方，有稍宜酌量务广皇仁之处，据臣一得之愚，缕列数件，为我皇上陈之。其一，湖北之安陆府钟祥县宜复设教员

也。云云。其一，湖南之岳州府宜分棚考试也。臣按岳属，据澧州安乡县、慈利县、九溪卫、永定卫儒学生员刘芳躅等具呈：“以岳郡十属，止有四县属湖之东。生等所居一州二县二卫，居湖之西，地方距府最远，限隔洞庭大湖八百余里。每逢考试，舟船到府，不无漂溺之虞。查直隶各省考试，如兖州、西安、开封等府属邑繁多，地方辽阔，相去不过三四百里，皆分棚考试，或分至三五处不等。此皆皇上爱惜士子盘费维艱，分设棚署，以从众便。较以澧州六属距府千里，则更阔矣；洞庭八百，则更险矣；情关軀命，则又切矣。生等公议捐金，于澧州另设考棚，伏恳题明，嗣后请照各省考试分棚之例，分湖西六属于澧州棚厂考校，永为定例，不惟輿情允协，亦且軀命获全”等语，伏念皇上如天好生，周知民隐，海宇内外，莫不广被皇仁起沟渠而安衽席矣。而澧州六属生童，犹以洞庭险远，动关軀命为虑。臣请援各省分棚之例，合令六属生童，嗣后于澧州听考。该知府有刑名钱谷之责，东西各分拨一半，如此则圣恩无远近之殊，而士子免危险之苦矣。其一，湖南之苗獠应试各童，宜于额外酌入数名，以柔远人也。云云。右臣以翰林官奉旨视学三楚，所有见闻，理应据实入告。缘条陈文教事宜，字多逾格，眷黄难尽。如果臣言可采，伏乞皇上俯赐全览，敕部议覆施行。

清丈田粮咨 总督丁思孔

为咨商事照丈量一案，清欺隐以裕国赋，豁包赔以除民害，法至善也。自贵都院躬为指示，使数年大案得以告成。但湖南地方辽阔，限期迫促，其州县各官，果肯实心任事，而才堪肆应者，方能仰遵成画，按区履亩，逐一清丈，则欺隐包赔之弊，既为清豁，民无苦累，照熟田以纳粮，自无异说矣。惟是有司之贤否难以概论，当日岂无苟且草率未经清丈而混报者，按亩勒派而加增者，听任棍蠹舞弊上下其手者，以致侵隐包赔，仍或有之。及田数既定，州县务求征足条餉，以实当日所报之数，严刑敲扑，民不堪命。如岳属澧州等处，乃有扯旗倡逃之事，虽百姓良顽不一，谅有奸恶鼓挟，藉端生事之人，自应确查，按律究惩，以戢刁风。然一闻皆千百成群，号呼载道，人情莫不安土重迁，爱惜身家，其中岂皆系顽民？谅非一二奸恶所能鼓惑，必有万不得已之苦衷，乃有如此举动。乃贵抚（时巡抚王讳良）州县全不虚心体察，为之调剂，以协輿情，致后有扬芳声、童禹桂等纷纷赴告，本部院亲为查讯。一面之词固未可凭信，亦难谓尽属无因；但遽行准理，既增长顽梗之气，且批地方官查审，亦恐难得其平。我皇上视民如伤，时以轸恤民依为念，发帑蠲赋，动以数百万计，深仁

厚泽，超越千古。幸生逢尧舜之时，共忝封疆重任，自不忍一夫不获，负圣天子爱养元元之至意。况版籍粮税为官民征输百世之章程，关系民间利害，尤非寻常刑政小小偶失其偏者可比。如果有勒报包赔之累，将来粮不能完，势必顽梗而人户渐致逃亡，则不但荒者永无开荒之期，而熟者亦致于荒废，殊可忧也。谨将呈词口供抄誊呈览，为此合行咨商，伏乞贵都院查照。如澧州未经清丈者，作如何之清理，使得均平；巴陵卖粮偏累者，作何查究？毋致民间永远之害。其与贵都院，据各属申报申题之案，两不相妨也。盖举地方大事，难免一二有司奉行不善之处，则补偏救弊，以期美善，而慰服斯民之心，是在贵都院鸿裁硕画，示复施行。

查垦滨湖荒土移详 严有禧

为请兴遗利等事，案准本司咨开乾隆九年四月十九日奉抚部堂蒋抄案内开云云。等因准此。本道查得牧民之要，首在养民，欲令家有盖藏，必使地无遗利，则劝开垦以尽地力，诚属厚生之善政。兹蒙本部院以给事中胡所奏，湖滨荒土果否可垦，有无妨碍，应否委员专司，作何导民垦种，以及应否将鱼课摊为田赋之处，飭行查议，移司核详。本道身在地方，职司水利，敢不悉心筹画，以期裨益斯民。顾揆之土俗民情，窃以为有不可行者。考《禹贡》九江孔殷，蔡注：即今洞庭九江——沅、湘、资、澧、潯、辰、酉、元，¹举大概也。此外源远流长，为《水经》所载及未载者，尚余数十派，各数百里总汇焉。中如湘纳两粤、吴西分界诸水，势亚荆江，长三千余里；资自夫彝都梁黔粤之界来，亦可二千里；沅则全黔下流，并澧、辰、潯诸流，亦凡三千里；酉别循黔酉阳州注；沅与澧水分四口入湖，千岐万派，咸归洞庭容纳。况岷山导江，古注在湔氐道西徼外，亦过九江。惟汉、沔潜漾，自秦豫中来者，经大别入江，然下流不速，余波仍上溢洞庭，此洞庭受水之大略也。国朝康熙初年，始议清查地亩，前抚卢疏称长沙、乔口、常德、鼎港，一望芦荻飘飘，概曰洞庭积水之汊，尽行豁除，永无水患。二十八年奉旨大丈，亦未问及湖滨。至三十六年襄汉大堤溃，北民南奔就食，始议安插湖旁，听其垦种。于是闽、广、江西风闻胥走，沅江始有南湖州、大狐岭之安插，长沙亦有湘阴、斗垵、韩湾村八百亩之给筑。至四十年以后，而龙阳大围堤成矣，武陵姚家等障亦兴矣。其时业户垦民互相争讼，积年不休。自五十一年后，²南垦民日众，先后兴筑围堤，升科报粮，然亦旋溃。康熙五十五年，圣祖仁皇帝轸念民依，发帑加修，名曰官围，每县一二十处不等，每年责令地方官督率兴修，工完具报。至乾隆五年，钦

奉上谕，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，听民开垦，免其升科。随有傍湖居民招来四方认垦之人，复于湖滨各处筑堤垦田，号田民围。数年以来，民国之多，视官围不止加倍，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万余丈，积八十万步，当千里稍赢。往时受水之区，多为今日筑围之所。每当春夏之交，西南诸路之水弥漫而来，年年如旧，而受水之区，不复如旧，其不受害者鲜矣。从来为川者，决之使导，故善治水者，不与水争地。上流涨发，全在下流疏畅。今查各围出水之路，俱因筑有堤塍拦截窄小，水不能以畅流。流不畅，则易积淤土，而水势更难泄消。是以一经水发，小则涨而逆流，害在高田；大则泛滥无归，高下垫没。凡皆领垦堵堤之为祸烈也。明时廖道南《楚纪》六十卷所载水利，惟云龙阳大围堤，旋筑旋倾。此外并未载有堤围，其亦深鉴夫曲防之为害矣。以今准昔，得不为前事之师乎？抑愚闻之，古先王之治地也，无弃地，而亦不尽地。田间之涂九轨，有余道矣；遗山泽之分，秋水多得所休息，有余水矣。是以功易立而难坏，年计不足，而世计有余。晋咸宁初，东南水灾。杜预疏言，“陂多则土薄水浅，潦不下润，故海有雨水辄复横流，延及陆田。臣以为汉时旧堰，皆当修缮，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，皆决沥之，是今日之实益也。”朝廷从之。宋熙宁中，遣使察农田水利。苏轼上言：天下久平，民物滋息，四方遗利，盖略尽矣。今欲寻访水利，所谓即鹿无虞，岂惟徒劳，必大烦扰，所在迫集老少，相视可否，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何则？沮格之罪重，而误兴之过轻。人多爱身，势必如此。又有好讼之党，多怨之人，妄言某处可作陂渠，规坏所怨田产，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，冒田之讼，必倍于今日。臣不知朝廷本无事，何苦而行此哉！宋马端临云：水利之说，三代未有。魏起郑白之徒，始以此为功。然水就下者也，陂而遏之，利于旱岁，不幸淫潦，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

本朝顾炎武《日知录·河渠》一条云：“水之性，合则冲，骤则溢，必使之有所可容，而不为暴，然后锺美可以丰物，而百姓之利，由此而兴。今也堤之、障之、逼之、束之，使之无以容其流，而不得不发其怒，则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，固亦无怪其然。”合数言观之，可谓深切著明矣。且今湖南之围田，即宋江西之圩田也。宋时谏议大夫史才言：“浙西民田最广，而平时无甚害者，太湖之利也。近来濒湖之地，多累土增高，长堤弥望，名曰坝田。水至，远近泛滥，不得入湖，而民田尽没，宜诏有司究治，尽复太湖旧迹。”从之。又淳熙二年，监察御史傅淇奏称：“近臣僚陈围田塞水道之害，令监司守臣禁止，乃拔本塞源之要术。”又乾道元年，江东转运使以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，历今五十余载，横截水